图书情报工作
第 65 卷 第 15 期 2021 年 8 月

勤思善学 笃行致远
——孟连生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实践研究及学术影响

■ 林芳[1] 孙巍[2] 张学福[2]
[1]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桂林 541004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目的/意义］以孟连生先生为个案，探寻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先生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工作实践及相关研究，分析其学术影响，回顾中国现代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历程，领会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要义。［方法/过程］采用文献内容分析法，结合先生自述资料，梳理先生从业实践与研究成果；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先生学术影响。［结果/结论］先生知行合一，他在引文分析、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建设方面的实践与研究相得益彰。先生的学术影响主要来源于其问题导向的实践研究与思考。先生在图书情报工作领域的实践与图书情报事业相关的研究体现出图情事业发展的六个要素：资源，技术，管理，服务，科研，人才。资源为根，人才为本，技术提效，服务立馆，学术兴馆，管理强馆。

关键词：孟连生 图书情报事业 情报工作 信息资源建设 信息服务 数字图书馆
分类号：G25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15.005

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人，是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代人。孟连生先生（以下简称先生）正是那一代人之中的一员。回顾他长期从事图书情报管理工作的实践历程，探究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主要研究脉络与学术观点，有助于我们明辨历史，汲取智慧，加深对图情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图情事业的发展方向，同时激励后学。

1972 年北京大学采取“系馆合作”方式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1975 年先生得到 774 厂推荐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上大学。“文革”之后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对图书情报工作重视程度和经费投入不断提升，给先生提供了为我国的图书情报事业做出奉献的广阔舞台。

1979 年先生考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现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1982 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当时中国订购的两套《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其中一套就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是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应用实验的图书馆之一，在国内图书馆自动化领域始终处于引领地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具有的各方面条件，为他开展本领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环境与技术支持。

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彭涟源研究馆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周文骏教授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周文骏教授是“文献交流学说”的首倡者，彭涟源先生早年就读于美国波士顿西蒙斯图书馆学院，拥有非常丰富的学科知识和很强的科技信息检索实践技能。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立以来首次招收的四个硕士研究生之一，其他三位同学都是计算机专业的，同窗朱献有和许志强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给予他无私帮助。良师益友的教诲与支持为其早年开展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期间，先生先后到美国西东大学、法国国立高等图书馆学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等单位进修学习，两次到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进行深度交流，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考察访问，工作中经常接待国外同

作者简介：林芳（ORCID：0000－0003－4084－9255），研究馆员，博士，E-mail：linfang@gxnu.edu.cn；孙巍（ORCID：0000－0002－6419－0953），研究员，博士；张学福（ORCID：0000－0002－9387－7527），部主任，研究员，博士。

收稿日期：2021－06－28 本文起止页码：36－43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行来访。这些国外学习经历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拓展了先生的学术视野，增加了先生的知识储备。不仅使先生能够更多地了解国外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学习先进的建设与服务经验，而且也为先生在国际上传播和介绍国内的建设成果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

2　图书情报领域的实践与学术观点

2.1　学术牵引——关于“情报工作”性质、意义与作用的探索

先生积极开展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围绕情报工作的性质、意义与作用的学术观点，是先生善学勤思的重要“注解”。1980 年和 1981 年先生在《情报科学》上各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情报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他认为，情报是一种处于传递状态的，能够引起物质和能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组合、变化的实体；情报工作主要就是要解决情报的传递问题；情报传递构成了情报工作的主要矛盾，各项情报工作都是围绕情报传递这一中心环节展开的；情报传递分为无向传递阶段（包括收集、加工和存储等工作）和有向传递阶段（包括参考咨询、出纳、阅览、文献复制、宣传推广、定题服务等工作），情报的无向传递是有向传递的基础[1]。这种认识体现出文献资源建设是情报服务的基础的思想。

先生也论及了情报工作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情报工作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可以不断改善情报工作手段，情报已成为制约科技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他还阐释了物质、能源和情报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的论点，并形象地将担负着传递科技情报作用的情报工作比作社会的神经系统，情报工作做得不好社会就会瘫痪，科学技术就会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人类进入情报社会将是大势所趋。

在对“情报工作”进行思考后，先生又从科学交流视角对“情报工作”与“情报分析研究工作”进行了比较[2]。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非语义信息为语义性信息，而传递语义性信息的过程就叫做科学交流，情报工作属于科学交流的一部分，它是为解决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和人们对情报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产生而发展的。一般的情报服务工作以查询、揭示和传递情报为服务目标，这一过程中不会改变具体情报的实质内容。而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则是对大量情报进行分析研究，从中获得新知识，发现新规律，创造出新的情报，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还认为科学情报分析研究中心是情报工作日益深化的必然产物。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先生图情从业历程中可以算作是学术牵引期，他对情报（信息）、情报工作、科学研究、科学交流本质的认识和思考，形成了他从事图书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他后来从事的图书情报建设、组织与管理工作，都是为了“提高情报传递的效率和质量，促进科学研究－科学交流－科学研究这个循环过程的循环速度，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2]”

2.2　集成 共建 规范——信息资源建设

先生进入图书情报行业后从事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信息资源建设。1982 年研究生毕业后他一直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简称中心），曾任中心数据库部主任，主导和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多个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先生认为 20 世纪我国科技文献数据库建设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中期是探索阶段，从思想认识和技术方法上为以后的建库工作做了必要的探索；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是研制实验阶段；90 年代初始为市场化发展阶段[3]。他本人也踏实而卓有成效地走过了每一阶段。

2.2.1　中国科学院多种文献数据库建设

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建设发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先生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中文科学引文分析》期间，试验性地编制了全中国第一个综合学科的科学引文数据库，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研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引文索引不仅具有独特的检索功能，在科学研究和科研评价管理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呼吁编制中国自己的中文科学引文索引。经多方努力，1989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成立 CSCD 项目组，1991 年正式开始 CSCD 建设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先生参与组织了“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建设，对原来分散加工的多种格式的数据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形成了统一规范的中国科学文献文摘数据库。其后他们相继研制出版了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西文期刊联合目录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全文数据库等多种数据库光盘。

2.2.2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网络服务系统建设

先生全程参与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网络服务系统的建设。2000 年 6 月 12 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简称 NSTL）成立，先生借调到中心办公室工作，在中心的筹备和 NSTL 网络服务系统设计、建立与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他认为 2000 年 12 月 26 日国家科技文献资源网络服务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最大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在图书情报服务领域,资源共享是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合理调整,是对信息服务工作的优化,是集成分散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效手段。现代意义的资源共享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强调资源共享的同时更为注重资源共建,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共建基础之上的资源共享。[4]”

2.2.3 文献信息资源加工组织体系建设

先生在 NSTL 任数据库建设部主任,多年从事文献数据库建设和数据加工的组织管理工作。他认为文献信息加工是信息资源与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数据质量是数据库的生命[5]。按照领导的部署,他与 NSTL 数据加工工作组组长密切配合,组织制定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数据库建设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与数据加工细则,改进和完善加工模式和管理机制,实行一体化的数据加工体系,不断推进 NSTL 数据加工和数据库建设事业的发展。

2.2.4 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

先生富有前瞻性地倡导建设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以提升我国图书情报机构的独立自主服务能力。2006 年,在 NSTL 领导的支持下,先生牵头组织数据库建设领域的专家,完成了“NSTL 建设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方案”两项课题调研工作。同年 10 月该项目被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一年之后数据库建设初具规模后,在 NSTL 网络服务系统上开通面向全国用户的检索服务,为用户增加了一个检索科技文献信息的全新渠道,受到用户的广泛欢迎。

2.2.5 知识组织体系的建设

先生非常关注新出现的信息组织方式。与他的学生合作发表了“构建知识本体方法体系的比较研究”[6]文章,对 7 种知识本体构建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2008 年先生组织开展了“网络标注行为及其影响”专题研究,形成的多篇研究成果在《图书情报工作》2008 年第 1 期上发表。他认为网络标注在形式、标注对象、标注内容、使用方式和利用价值等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标注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标注由一种个人行为演化为一种社会性的信息资源组织和利用方式[7]。2009 年之后他还参与了“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范”项目的预研,以及项目实施的组织与调研工作。

2.3 联合 开放 共享——数字图书馆建设

先生是我国多项数字图书馆实践项目的参与者与见证者。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内图情机构开始在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探索。2000 年先生主笔起草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数字图书馆建设方案》,2001 年底 CSDL(Chinese National Science Digital Library,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先生任 CSDL 项目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大量的项目组织工作。他敏锐地指出,当时我国的信息资源建设严重滞后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上“有路无车,有车无货,有货低质”的尴尬局面,而发展数字图书馆事业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最好办法。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支持普遍存取,分布式管理和集成化服务的信息环境,其核心是以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为基础,以丰富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为支撑,以智能检索技术为手段,以宽带高速网络为传输通道,以电子商务管理为服务方式,将信息准确、快速地传递给用户[8]。

2002 年先生参与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预研项目”调研工作。之后又参与了科技部的研究项目“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的组织工作,按照“联合、开放、共享”的原则,协调组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CALIS 管理中心、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开展专项项目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先生组织了由多家信息机构参加的“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应用规范”的调研工作。他还承担 NSTL 课题,组织 10 余人开展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研究,明确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先生多年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讲授“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博士生课程,以学促干,以教促研。

2.4 数字化 网络化 知识化——科技信息服务

资源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用户服务。先生经历了我国图书情报机构信息服务由传统信息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服务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他参与了多个项目的组织工作,推进了不同类型网络化信息服务工作的建立与完善。

2.4.1 早期中国互联网联机文献检索服务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了促进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的推广应用,先生推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合作,将该数据库的文摘数据全部放到中国科技信息网络上,面向全国广大科研人员提供文献检索服务,成为中国最早在互联

网上提供的联机文献检索服务。

2.4.2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网络信息服务

NSTL 网络服务系统是国内最大的网上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系统,是 NSTL 面向全科技界用户的公益性服务平台。先生多次参与组织网络服务系统主页设计及改造升级工作,促进系统服务功能不断提升。他组织了系统全文服务收费补贴政策的调研,撰写了全文提供服务价格调整方案。参与组织了 NSTL 科技热点门户服务系统建设,并承担其中"图书情报"门户的资源遴选工作。

2.4.3 面向全国科技界的互联网全文文献服务

NSTL 成立初期,先生多次参与 NSTL 与国外出版商的谈判,促成与多家国外出版社签订协议,实现了数以百计的国外网络版期刊在互联网上面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开通网络版全文文献服务,极大地改善了国内科技界用户的信息利用环境。

2.4.4 开放获取科技期刊集成服务

先生组织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开放获取科技期刊集成揭示平台"项目的论证、实施、系统设计及资源收集加工等工作。2009 年 10 月该系统正式上线开通服务,为用户查询和利用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

2.4.5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

结合"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课题调研,先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推动数字参考咨询理论探索。先生认为,数字参考咨询"使得参考咨询这一具有多年传统的文献信息机构的服务,在服务模式、工作方法、参考资源,乃至服务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参考咨询,可以为用户提供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信息服务"。[9]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先生参与组织 NSTL 相关单位建立了专家队伍,在 NSTL 网络服务系统上提供在线实时和非实时的参考咨询服务。

2.5 管理强馆 学术兴馆——图书情报工作的管理与改革

先生认为,"文献情报工作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工作,是为科研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因此,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明确这一点,推行以服务为核心的管理。[10]"

2.5.1 开展"图书情报一体化"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图书情报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关注,但图书情报一体化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改革创新办公室成员,参与了创新方案的研究与起草工作,最终促成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于 1985 年 12 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强化了单位的情报调研与服务职能。

先生认为图书情报"一体化"是图书馆系统与情报系统工作体制的一体化,是在一个行政单位中同时开展图书馆传统业务及情报工作。"现有情报单位,如有必要应加强图书馆工作。现有图书馆,如有必要应加强情报工作。在一个部门或系统内,既有情报机构,又有图书馆的,要创造条件,促成他们合并。在一个部门或系统内,既无情报机构,又无图书馆,要避免分别设立之。……如无必要,无论情报机构,还是图书馆都应继续维持现状,分别搞好各自的情报或图书馆工作,切不可强求一致,一刀切,不问性质、作用、任务和条件,一哄而上,造成新问题。[11]"联想到近年来图书馆智库服务、情报分析服务实践与研究热潮,图书馆是否要开展情报工作,如何实现图书情报一体化的目标,回顾先生的论述,有豁然开朗之感。

2.5.2 推动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建设管理机制改革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已有多个自建文献数据库,但存在分散建库、数据加工不规范、数据有重复和遗漏、数据加工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认真贯彻院里的改革精神,以全面改革管理体制为龙头,强调面向科研、面向用户、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数据库建设指导思想,推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资源共享为原则,建立起一种集中建库、集中与分散服务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促进了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的建立与发展。

2.5.3 构建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管理模式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是一个虚拟的机构,规范化管理对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主任的领导下,先生参与了多项 NSTL 规章制度的制定,并在管理工作中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管理改革措施。这些都为 NSTL 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5.4 推进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全国服务体系建设

先生积极推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服务能力建设。2003 年先生参与了设立 NSTL 镜像站的预研、筹划与实施工作,促成在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和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建立了 NSTL 镜像站,迈出了在北京之外设立 NSTL 分支服务机构的步伐。之后 NSTL

将镜像站的模式调整为服务站的模式，相继在全国各地发展建立了 40 多个服务站点。先生执笔起草了“国家科技文献资源网络服务系统服务准则”，撰写了“关于设立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网络服务系统服务站的一些设想”调查报告，参与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网络服务系统服务站协议”的制定等。

2.5.5 促进学术发展 培养专业人才

关于学术研究对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作用，先生在“倡导学术兴馆 再创科图辉煌”一文中有详细论述。他认为“学术兴馆是一种管理思想，也是一项发展战略，又是一个发展目标。实施这一战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高素质人才。[12]”先生自身也践行着这一理念，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培养博士 20 人，硕士 7 人，在推动学术研究、培养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学术影响分析

在 CNKI 平台检索作者包含“孟连生”的文献，得到期刊论文 70 篇，排除 2 篇不相干的文章，最终得到 68 篇先生发表的期刊论文，最早发表于 1980 年，最晚发表于 2020 年，较完整地涵盖了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范围。利用 VOSviewer 制作这 68 篇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见图 1）可见，先生的研究集中在引文分析、NSTL、文献数据库、文献计量学、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数字参考咨询等领域，与先生所从事的图书情报实践工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先生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学术影响也生发于他的实践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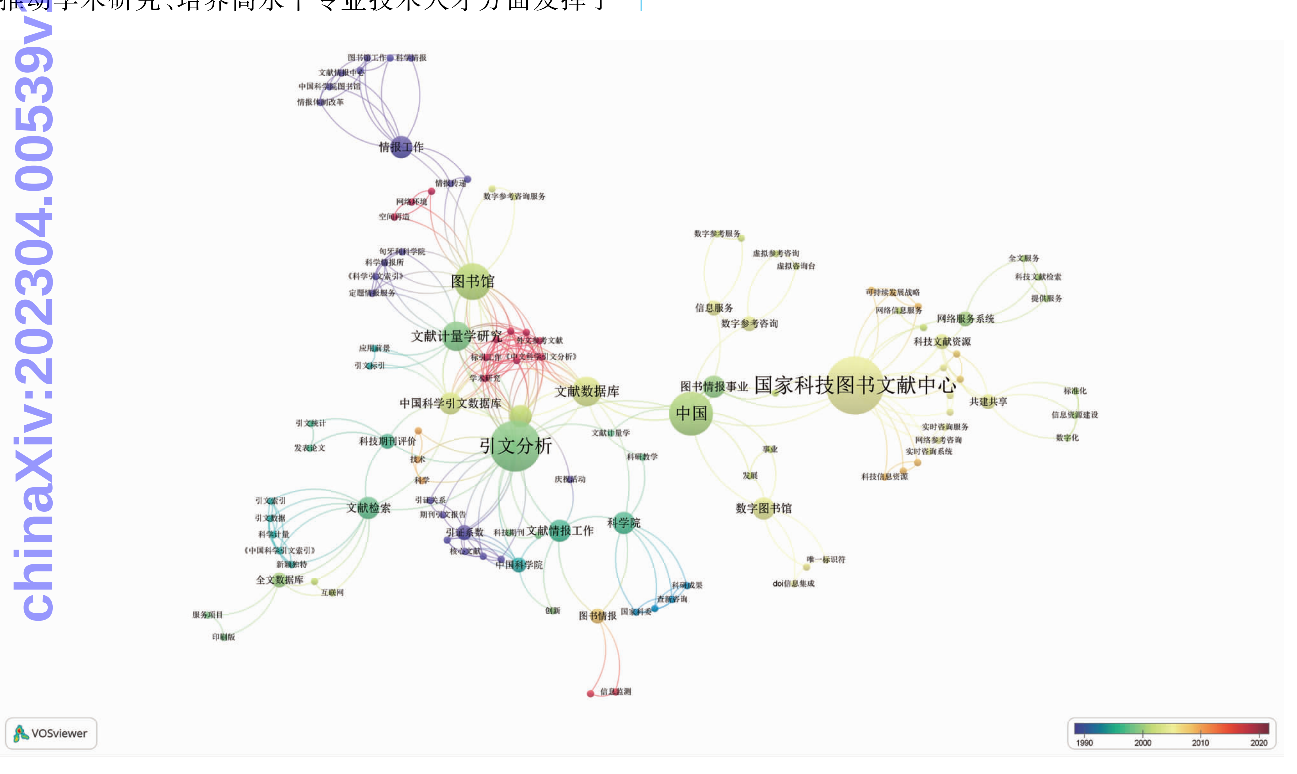


图 1 CNKI 收录孟连生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3.1 学术影响辐射面广

CNKI 平台收录先生的 68 篇论文共被引用 1 785 次，总下载量 21 136 次，篇均被引 26 次，篇均被下载 311 次。CNKI 平台中先生 h 指数为 19。对 1 785 篇施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先生理论与实践研究影响的传播扩散面非常广泛，施引作者达到 2 863 位，施引机构达到 1 499 个，见表 1。

1 785 篇施引文献的发表时间分布情况见图 2，可以看出最早的 1 篇施引文献发表于 1983 年，之后引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至 2008 年引文数量达到峰值 115 篇。2009 年至 2014 年维持在每年 90 篇上下，2015 年至 2020 年引文数量保持在每年 40 篇以上，表明先生独著或合著发表的论文，目前仍然被许多作者参考借鉴，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力。

SCIE 平台收录先生独著或合著论文 4 篇，共被引用 36 次，施引国家有 16 个，施引作者有 84 位，施引机构 52 家，施引期刊 18 种。从 36 篇 SCIE 施引文献标题中共抽取到 102 个关键词，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

林芳,孙巍,张学福.勤思善学 笃行致远——孟连生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实践、研究及学术影响[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5):36-43.

Patent citation,出现频次为 6 次;Document delivery、Knowledge diffusion、NSTL、Patents、Research evaluation 和 Science policy 的出现频次次之,均为 2 次;其余关键词的频次均为 1 次。

表 1　1 785 篇施引文献覆盖面

施引文献时间覆盖范围/年	施引作者/位	施引机构/个	施引期刊/种
1983 -2021	2 863	1 499	648

注:1 785 篇文献来自 CN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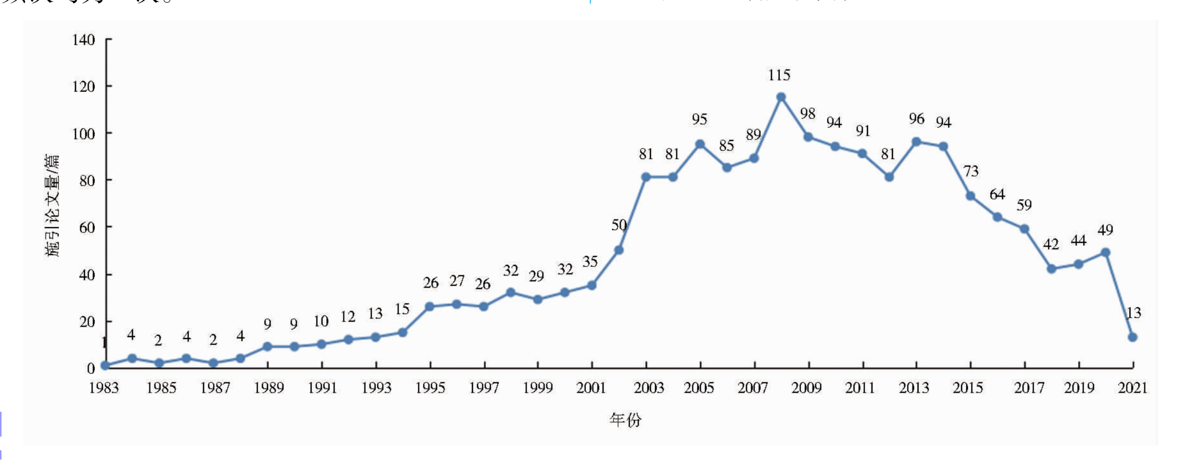


图 2　CKNI 引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3.2　实践研究影响突出

针对从 CNKI 所获得的引文数据进行的题名关键词主题分析,可以了解先生的文章主要被哪些研究领域所引用。分析结果表明,1 785 篇引文的篇名主题主要涉及 11 大类(见图 3)。其中,图书馆、引文分析、科技期刊和文献计量学 4 类为自 1983 年以来一直持续研究至今的主题内容;科学引文索引、引文量为较早时期作者关注的主题内容;信息组织是中期(1997 -2012)研究的主题内容;而先生与其博士生在本体、专利图谱和专利引文等领域的探索工作则对近 10 多年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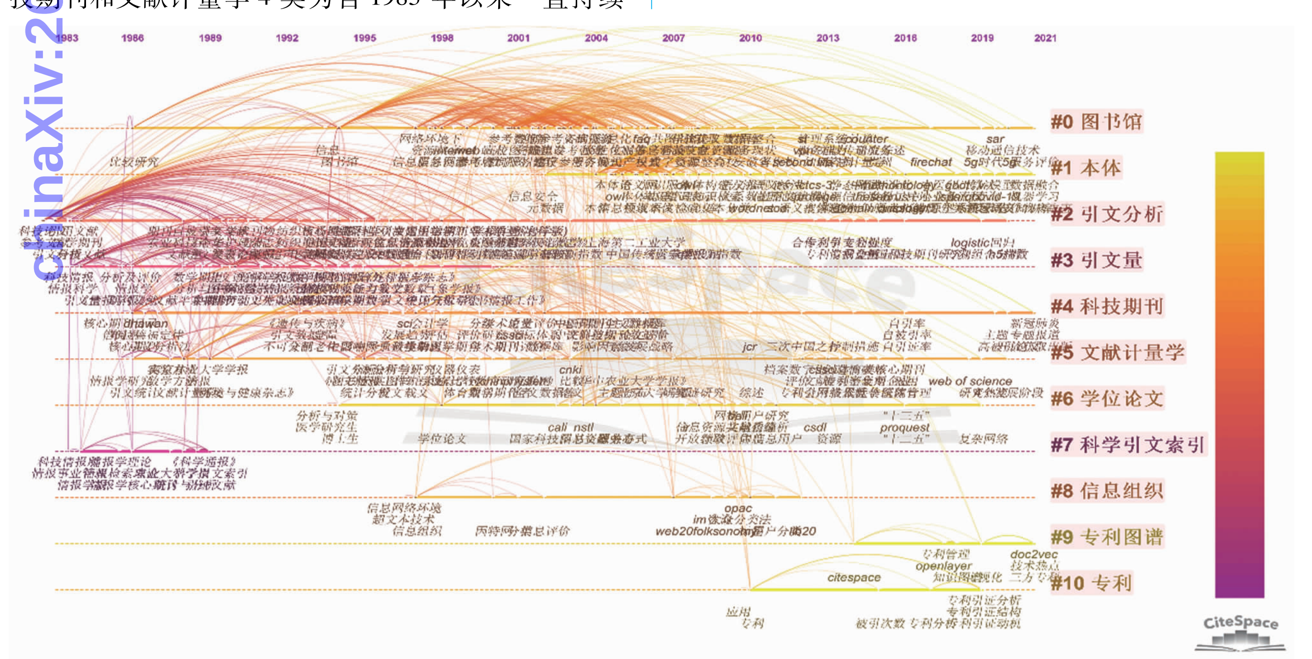


图 3　CKNI 施引文献主题聚类时序

表 2 列出了 CNKI 平台收录的先生 68 篇论文中被引 Top10 论文,这 10 篇论文共被引用 1 164 次,占总被引频次的 65%。先生 1983 年发表的"中文科学引文分析"在当年即被引用,情报学领域的王崇德、杨沛霆、卢太宏、邱均平等知名专家都曾引用过先生的这篇文章,直至 2018 年这篇文章仍被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的张洋和余妍慧在"Twitter 中的学术信息老化研究"一文中引用。这 10 篇论文的研究主题涉及引文分析、数

表 2 CNKI 平台收录先生被引 Top10 论文

序号	题名	发表年	被引频次	下载次数
1	中文科学引文分析	1983	272	592
2	构建知识本体方法体系的比较研究	2004	233	1 704
3	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的发展与问题	2003	172	1 263
4	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践——兼述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2002	135	986
5	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期刊评价工作中的应用	1999	100	796
6	数字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研究	2007	65	1 065
7	中国数字参考咨询发展概述	2006	59	482
8	关于发展我国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几点思考	2002	53	150
9	参考咨询工作的数字化挑战	2003	41	458
10	互联网上 3 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2002	34	713

字参考咨询、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等领域，与先生的工作实践轨迹高度重合，“知”与“行”在先生图情生涯中得到有机融合。

4 结语

梳理先生图书情报从业历程，解析其相关研究的主要思想和学术影响，可以发现先生是勤学善思笃行的，他的学术思想来源于他植根于图情工作实践的探索与思考。对于图情事业的发展，他特别看重六方面要素：资源、科研、技术、管理、服务和人才。资源是基础，科研是助跑器，技术是加速器，管理是推进器，服务是最终目的，人才则是做好各项工作、促进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他说，每个图情机构都要解决好如何创新、如何发展的问题，具体措施应该是：服务立馆，学术兴馆，管理强馆[1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前主任徐引篪先生在为先生所著《文献计量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孟连生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工作经历，大体与我国计算机信息检索和数字化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相吻合，他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我国网络化的科技文献信息保障服务体系建设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成，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13]”从手工卡片、印刷版检索工具，到磁带、软盘、光盘版数据库，再到网络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先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他那代图情人的一个代表。

1986 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在读者情报服务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将学术研究与读者服务结合起来，利用现有条件，做力所能及的事，逐步将工作引向深入；我们从事各项工作都要有读者第一的思想和一心为读者服务的工作态度[14]。笔者认为这也是对他本人数十年献身于图书情报事业的真实写照。

不忘来路，方知归途。重温先生关于情报工作、文献资源建设、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以及图情机构管理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及其管理实践，在当前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孟连生. 情报、情报载体和情报工作初析[J]. 情报科学, 1980(3): 35-40.
[2] 孟连生. 科学研究、科学交流和科学情报工作[J]. 情报科学, 1981(4): 24-29.
[3] 孟连生. 简评 90 年代中国文献数据库建设[J]. 情报科学, 1999(3): 306-310.
[4] 孟连生. 新的世纪 新的服务——贺国家科技文献资源网络服务系统正式开通[J]. 图书情报工作, 2000(12): 90.
[5] 孟连生, 张建勇, 刘筱敏. NSTL 文献信息加工 10 年概述[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0(10): 18-21.
[6] 李景, 孟连生. 构建知识本体方法体系的比较研究[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4(7): 17-22.
[7] 孟连生. 你了解网络标注吗[J].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362(1): 5.
[8] 孟连生. 关于发展我国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几点思考[J]. 图书情报知识, 2002(1): 9-12.
[9] 孟连生. 编者寄语[J]. 图书情报工作, 2004(1): 5.
[10] 孙成权, 孟连生, 吴新年, 等.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创新问题的几点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00(11): 61-65.
[11] 孟连生. 图书情报体制改革的一种趋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改名有感[J]. 图书馆学通讯, 1986(4): 16-19.
[12] 孟连生, 李景. 倡导学术兴馆 再创科图辉煌[J]. 图书情报工作动态, 2002(2): 17-20.
[13] 孟连生. 文献计量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14] 孟连生. 定题情报服务与文献计量学研究相结合的范例——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引进和利用《科学引文索引》见闻[J]. 图书情报工作, 1986(1): 33-37, 42.

林芳, 孙巍, 张学福. 勤思善学 笃行致远——孟连生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实践、研究及学术影响[J]. 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5):36－43.

作者贡献说明：

林芳：资料搜集，论文撰写与修改；

孙巍：资料搜集，制作可视化图谱，进行主题和引文分析，修改论文；

张学福：确定论文框架，修改论文。

Think More, Learn More and Be More
——Meng Liansheng's Professional Practice,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fluence on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Lin Fang[1] Sun Wei[2] Zhang Xuefu[2]

[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Guilin 541004

[2]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AA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aking Mr. Meng Liansheng as a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hi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related research and academic influence since the end of 1970s. The purpose is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rianship in China, and comprehend the core elements of library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Literature content analysis combining with Mr. Meng's self-reported materials were used to sort out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r. Meng'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A bibliometric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Mr. Meng's academic influence. [**Result/conclusion**] He is honest with himself, his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citation analysis,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dig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complement each other. His academic influence stems mainly from his problem-oriented practical research and thinking.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e related discourse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by Mr. Meng reflect the six element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 technology, management, servi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qualified personnel. Information resource is the root. Qualified personnel is the foundation.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Service builds the library. Academic research prospers the librarianship. And management makes the library strong.

Keywords: Meng Lianshe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intelligence 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digital library